

### 2020 遇见·当绿浪梦见深蓝

山巍巍，天湛湛，水兵梦里向深蓝。有一种守望，在那遥远的地方。透过时光的罅隙，山是那座山，海是那片海，只是他们的距离始终遥远。

在水兵无时不刻注视的目光里，山巅的铁塔和大洋中的战帆仿佛牵系在同一条水平线上，峰峦如聚的山和波涛如怒的海同样无边无垠，就像守山水兵的胸襟那样旷达开阔。

岁月长河无尽，兵走了，兵又来。他们在任务中锤炼本色，在山中站成一棵树，在“海”里翻卷成浪花。山风轻拂

过，他们和山林融为一体，就像绿色的浪涛。四季流转如歌，水兵对大山的坚守和对大海的凝视，不曾更迭亦不会改变。

山的那一边，海的这一边，有这么一群人，不能头枕着波涛，无法登上战舰，却在心里始终守望一片海。

“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的脸庞，想起你的话语，曾打湿我眼眶。”请记住他们的名字——海军参谋部某保障大队南北山分队，一群在大山中守望大海的人。

——编者



巡线的路。

边关地理志

川藏线上的那首歌，是汽车兵们的青春挚爱——**掌心的距离，那是“长长长长川藏线”**

■西藏军区某运输旅中士 千亚东

# 风吹绿浪，在山海里守望大海

■凌寒羽 陈晓雷 刘 辉

青春态度——  
抬头看山，低头看人，山高人为峰。这里没有大海，只有无尽的山海

在战士关梓威想象中，大山曾是一个“世外桃源”般的存在。

越是幽深的山，越是应当缥缈如仙境吧？然而，现实中的山更像一堵墙，阻隔了一切繁华与喧嚣，只留下静默与孤寂。

这里是“南北山”，南山海拔900多米，北海海拔1300多米，两座山的山顶各有数名战士常年驻守。

烈日高温，额头上渗出巨大的汗珠，头沉得好像顶着一块石头；拿着砍刀在前方开路，胳膊被荆棘划出数道血口……

第一次巡线开路，刚走完2公里，关梓威像泄了气的皮球。他不明白，“看上去这么简单的事，怎么干起来却是这样的难？”

巡线归来，这个来自沿海地区的战士伤心了。从小喝着可乐、看着大片长大的他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大山的威严。

“我当海军就是冲着大海来的，倘若和军舰‘八竿子打不着’，那就上岛过‘望海听涛’的生活……哪个当海军的不上军舰、闯大洋？”从山的这一边看向山的那一边，19岁的关梓威，仿佛已将自己两年的守山时光看了个透彻。

这是两座相距不远的山头，“南山”在南边，“北山”在北边。上山半个月，一次值班任务过后，关梓威对着山的那边呼喊：“喂，听得到吗——山那边的兄弟。”

距离再“近”，却也是相距遥远的两座山。当喊声渐渐成为山间的回声，最终又传回到关梓威的耳畔，望着对面一片寂静山巅，小伙子有些失落：这里没有大海，只有无尽的山海。抬头看山，低头看人，守山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。

“这山离海太远，1000余公里的距离，远到你没有足够空间想象大海的热情与冷峻；这里离海其实也很近，多数初来台站的官兵在经历了‘过渡期’之后，都会发现，要守山，就要有大海一样广阔的胸襟。”看到关梓威一天到晚没精打采，北山班班长、中士黄智坚拍拍他的肩膀，憨憨笑着说。

半个多世纪前，山顶建起了这个通信台站。许多与关梓威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来到这里，把青春留在了大山，而他们的创业故事至今仍在山上流传。

一次巡线，分队长张俊毅向关梓威讲起老兵丁德立的故事。

1969年，33岁的丁德立放弃了部队院校教员岗位来到山上，成为第一批“南北山人”。

砍树开路、开山炸洞……他和当时的战友宿营茅草棚，怀揣冻馒头，脚踏烂泥路，在悬崖峭壁上搭天梯、架人桥，将数十根几公里长、数十吨重的天线架设在南北山之巅。

一次架设天线的时候，年轻战士何克祥由于体力不支昏倒在地。那段日子，丁德立和战友们已连续战斗数天没有好好休息了。

“克祥！”丁德立呼喊着，泪流满面。

“德立，我撑得住……”何克祥的声音渐渐微弱，最终闭上了眼睛。

放眼远望，满目苍翠，山还是那座山，但守山人已经懂得——山高人为峰。

走进荣誉室，望着一幅幅图片和实物，关梓威想知道，为何那些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兵，脸上却写着超出年龄的成熟？为何在流光溢彩的年纪，他们却宁愿扎根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……

南北山之巅，关梓威抖擞精神，像前辈一样投身山海，当精神的火把灼烧着胸膛，当关梓威正式成为守山一兵，他心头所有的问号都被一一直拉直。

“这山路是一条老路，建台初期，前辈付出青春热血、甚至是生命，日夜



③



④



⑤

巡守；但它又是一条新路，承载着新使命，孕育着新力量。”关梓威在给父母的微信中这样说。

这是一名“00后”的誓言，这是一种最火热真挚的青春。父母回信：“我们的关梓威，长大了。”

无悔军旅——

大山寂静，这里有城市里看不到的景象。如人饮茶，守山也是甘苦自知

从高空俯瞰南北山，绿树为叶，白云为水，仿佛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。

南北山盛产绿茶，尝过当地茶的人都知道，茶汤入口，初吸微苦，细品回甘，意味无穷。

如人饮茶，守山也是甘苦自知。

从县城出发，从山脚到山顶，驱车也需近3个小时。山势陡峭，普通大巴根本无法通行，平时运物资只能靠“勇士”车送上山。战士们很少网购，邮包从县城运上山，最快也要半个月时间。

在这苍茫深山中，春有雷暴、夏有酷暑、秋有寒霜、冬有冰冻，大山用它特有的“性情”，磨砺着官兵的意志。关于守山的滋味，一人有一人的感悟。

天线铁塔架建在山的制高点，山下都是峭壁。每次巡线，战士们都要徒手爬上几十米高的塔架。

“千万别往下看，当心脚下！”这是张俊毅“第N次”带着黄智坚攀爬塔架检修设备，他叮嘱老搭档的依然还是这么一句。话虽普通，却温暖心间。

入伍11年，张俊毅多数巡线检修都会带上黄智坚，但他们也有“各自为战”的时候。

2018年元旦后，还在睡梦中的黄智坚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。“某处天线可能断裂，立即前往检查！”来不及犹豫，他迅速穿好衣服，带上2名战士冲进午夜漆黑山林。

那是一个雪夜，路面湿滑难行，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架滚下山去。黄智坚一步一个脚印，在雪地上踩出“雪坑”，让身后的年轻战友踩着自已的脚印前行……平时只要三四十分钟的路，他们三人那天走了两个多小时。

开始检修时，黄智坚拨通了正在老家休假的张俊毅的电话。他们一个在南方的家，一个在山顶的雪野，两人通

过电波通力协作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。

还有一次，也是疑似天线破损，却怎么也找不到线路受损方位。那是一段长约10公里的绵长线路，官兵需要逐一排查故障点，任务艰巨。

“出任务就是上战场。”临行前，站在队伍前面，张俊毅的声音震彻山谷。那一夜，他们连轴检修，为了提高效率、确保人员安全，大家兵分多路，边定位边呼喊口号。

在一处近乎垂直的山崖前，张俊毅将绳子系在自己腰间，在2名战友协助下，一点点向山下挪步。

果然，“受损部位”就在山崖底部！那天，他在极度酷寒的谷底坚守3个多小时，重新接通了线路。

那次任务归来，张俊毅的双手都生了冻疮。

“当有人是天生的勇者。梅花扑鼻的香气，来自寒风凛冽的雕琢。”然而，鲜有人知道，张俊毅也曾有过困惑。

“大半个月不打电话，每次电话里说不上几句话。”常年守山，孤寂的环境让张俊毅变得寡言少语。妻子谭峰看在眼里痛在心里，她找到当时台站里的老兵张顺祥帮忙劝导丈夫。

那是个雪夜，张俊毅道：“当你读懂了山，你就读懂了他。”电话里，张顺祥笑着安慰谭峰，心里却也在替张俊毅担忧。

那以后的日子，饭后休息时间、巡逻执勤归来，张顺祥经常拉着张俊毅聊天。他们还结伴执勤、巡线，一起爬上山巅的杆塔。

“要想在山里扎根，先要把自己的本领练硬。”张俊毅终于懂得了，守着眼前的山，就是守护远方的深蓝。如今，已经成长为分队长的张俊毅不仅成了台站的“金牌技术大拿”，还带出一批“徒弟”。

尽管依然“不爱说话”，但一茬茬战士眼中，也已经成为老兵的张俊毅脸上，总是乐呵呵的。大家都说：“这个老兵越活越坦然。”

“大山是很安静的，这里有霓虹闪闪的城市里看不到的景象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。”张俊毅说道。

被思考过的人生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。人生最紧要的，不是你站在什么地方，而是你朝什么地方走。

山上物资匮乏，大家一起开荒种地，收获自给自足的快乐；每一名守山的官兵，都学会了做饭、修水管。夜晚，战士们喜欢一起看星星，他们说，这里有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美……

“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”战士们说。

绿浪情缘——

心中有桃花源，此时无言胜有言。“我愿意留给他的，永远是上扬的嘴角。”

“24年，8000多个日日夜夜……”

二级军士长王红军喜欢这样将自己与大山的情缘“数据化”。

初中毕业，王红军报名参军。

“当农民就要种好地，这叫有‘本’；种地不能怕流汗，这叫有‘分’。到了部队一定要本分为人，踏实做事！”临行前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话语朴实有力。

不服输的王红军开始了新一轮的“翻山越岭”。他从最基础知识学起，一个一个公式地记、一条一条线路地画、一张一张图纸研究……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硬是把自己从一个“菜鸟”练成了“大拿”。

22岁那年，王红军遇到了他的“她”。那个年代，山上只有一部固定电话，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。

思念来袭，他们会每周约好一个固定时间，用“电话铃声”传达对彼此的思念。心中若有桃花源，此时无言胜有言。高山和铃声，见证了二人琴瑟和鸣、两情相悦的爱情故事。

3年后，他们走进婚姻殿堂。妻子独自承担起了家庭重担，照顾老人、教育孩子，都是她一个人独立支撑。对丈夫，她鲜有埋怨。

“我愿意留给他的，永远是上扬的嘴角。”一次休假，妻子的一封信没有寄出的信，摆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。

那些平静的文字，让这位老兵的内心不再平静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对于军人来说，最难得的便是那句“我懂你”。王红军已然明白，他的热爱和梦想，同样也承载着来自妻子的执着和坚定，就像妻子说的那样“他的诗与远方也是我的”。而无言的守护，正是她作为一名军嫂，对那句“我懂你”的真挚诠释。

爱人的爱和期许，就像暖流给人力量。一年又一年，王红军安心守山，他守住了大山深处的寂寞，也迎来了漫山遍野的“姹紫嫣红”。

10多年时间，他潜心手绘了6000多张装备图纸，记录了10万余字技术维修笔记，自主设计的“电工实操平台”如今已经更新到了“第三代”。而他也成为台站数一数二的“兵专家”。

今年10月，上级将比武再次摘得桂冠的王红军请上舞台。

荣誉之光照耀下，王红军深情注视着台下的妻子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那一刻，她的眼中也闪烁着晶莹泪光。多少年来，他们携手相扶，默契已然深醇……

颁奖典礼前不久，就是一度战友离别的日子。

“朱晨晖！今天是你最后一次在南北山上宣誓，希望你不忘初心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永远都做‘南北山精神’传人！”

每到退伍季，南北山班班长杨力便会带着即将退伍的老兵们向大山告别。

4年前，刚上山不久，杨力经历的那次离别是让他终生难忘的一瞬间。

老班长顾振振在离别之际，向他交代值班注意事项，带着他把每一条线路又重新巡检了一遍。“要离开了，才发现真正舍不得下这山的人，是自己！”老兵红了眼眶说。

“天底下有群这样的兵，爱大海也爱高山。”那天，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这首台站官兵都爱唱的歌，歌声回荡群山之巅，山风吹过树梢，唱歌的兵们泪流满面……

也就是那一刻，杨力暗暗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

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坚守的责任。左是山，右是山，身在深山，何时出山？恋着山，爱着山，干在深山，誓不出山！

如今，又到离别时刻，兵心依依，眷恋如旧。

一次特别的宣誓，最后一次巡线、在山上栽下一棵属于自己的“扎根树”，对着大山说句心里话……无论怎样的告别，这些方式在官兵心目中都承载着浓情思念，都是那样走心和动人。

送走了一茬茬老兵，心里的不舍愈加深重。

杨力知道，总有一天他也会像他的战友一样，像当年的老班长一样，与这座大山不舍地告别。

“这里没有海水托起太阳，这里没有海风吹圆月亮……只有蓝白相间的海魂衫，寄托我们对大海的期待和守护。”老兵的话语总是那样朴实，老兵的目光始终望着远方。

远方并不远。那里，海蓝蓝，天蓝蓝，梦里的水兵向着深蓝。

图①：巡线归来，汗水顺着关梓威的脸颊流下；图②：山巅，黄智坚冒着寒风检修天线；图③：南北山寂静的哨兵、二级军士长王红军致敬大山；图④：战士们攀登险峻顶部维护线路；图⑤：北山班班长张俊毅眺望南山。